

菲茨杰拉德文集

All the Sad Young Men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姜向明 文光 蔡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菲茨杰拉德文集

All the Sad Young Men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著;
姜向明,文光,蔡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2
(菲茨杰拉德文集)

书名原文:All The Sad Young Men

ISBN 978-7-5327-5216-4

I. 那… II. ①菲…②姜…③文…④蔡… III. 短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489 号

F. Scott Fitzgerald

All The Sad Young Men

本书根据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年版本译出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姜向明 文光 蔡慧 译

策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9 字数 10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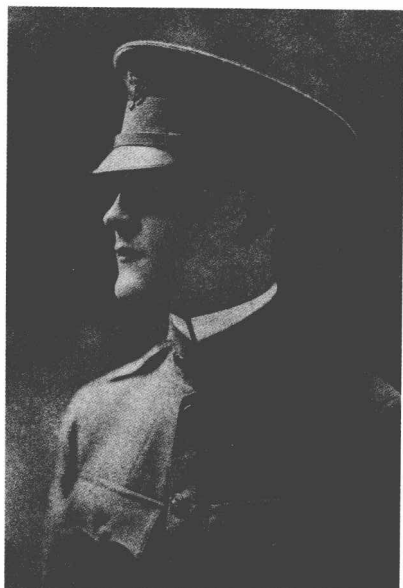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5216-4/I·2982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0571-85155604



1918年7月，菲茨杰拉德在蒙哥马利的乡村俱乐部认识了泽尔达



1920年春，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完婚



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



The Original Follies Girl

[illegible]

In 1929-1930 *Zahra* wrote 5 sketches for *College Humor*. The magazine included just Scott's name in the by-line, *A sixth story*. "A Millionaire's Girl," appeared in the *Sunday Evening Post* credited onl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ue to a mistake in the office office.

College Humor

July



1.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Original Follies Girl*

Southern Girl

Illustration by John LeQuesne



Every place has its soups: there's Rome in the glazy soup of a winter noontime and Paris under the blue pangs of spring twilight, and there's the red sun flowing through the clouds of a New York dawn. So in Jeffersonville there rained them, and I suppose now, a time and quality that appears to nowhere else. It began about half past six on an early summer night, with the flicker and splutter of the corner street lights going on, and it lasted until the great incandescent globes were black inside with soot and bottles and the children were culled in 12 bed from the dusty streets.

—“Southern Girl” (ZF)

These people are also better able to handle the stress of a new environment, 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 new environment.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in their new environment are also the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in their old environment is a testament to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in their old environment are also the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in their new environment.

The Girl the Prince Liked

[illegible]

Don't you think she Zelds Girl-ee-Prince-liked thing is good?

—FBI vs. Harold Lloyd
c. August 1939

Poor Working Girl

Eliminating 1:



As that ambitious childhood melody it moves earlier the Kluge is contribute the outstanding influence of music to the family drama take. Ove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must give and mother warned the announcement that he was going to know here. Even when the war "in midlife" she had always died at home and as it wa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why Marlene appeared Gliese in a strange land with a strange distance, not only his presence only much more so and not with nobody to look after her. There was incogitation in Marlene's mental picture. It somehow included the loss and all the bygone stories and the present. Father didn't see why girls didn't stay at home, but he pushed own women and he made it a rule never to comply until afterwards.

—Pam Whitchell (LJ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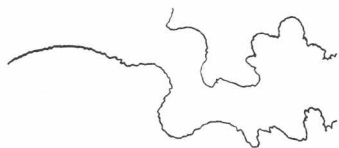
The Girl with Talent

THE RESULTS



...count of them have been pretty strong draughts on Zelda's and my common store of material. This is Mary May for instance - the girl my Father loved - and (perhaps) almost half of whom I live to my amazement to see.

—FSE to Harold Ober, c. September 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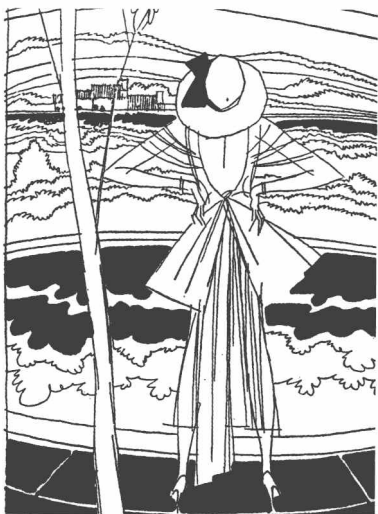


2



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





派特森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



黑尔德画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插图

目录

阔少爷	文光译 1
冬天的梦	蔡慧译 52
宝宝派对	姜向明译 85
赦免	姜向明译 102
贫儿马丁·琼斯与威尔士王子	姜向明译 123
明智之举	姜向明译 149
格里卿四十次眨眼	姜向明译 169

阔少爷

一

从一个人开始写,你会不知不觉地发觉,你已经塑造了一个典型;从一个典型开始写,你会发觉你塑造的是——什么也谈不上的人物。那是因为我们全都是古怪的人,在我们的声音和容貌后面,古怪得超过了我们想让任何人了解的程度,或者超过了我们了解自己的程度。每当我听见一个人声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实的、坦率的人”,我敢说,他准有一些肯定的、或许很糟的反常之处,那是他想隐蔽起来的——而他之声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实的、坦率的人,那是他提醒自己在隐瞒真情的一种方法。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典型,也没有几个主人公。有的是一个阔少爷,这是个有关他的而不是有关他几个兄弟的故事。我这辈子总是同他的兄弟们一起度过的,不过,这一位阔少爷却是我的朋友。再说,要是我写他的兄弟们,那我就不得不一开始就驳斥穷人所说的有关富人的和富人所说的有关他们自己的一切谎话——他们已经建立

起这样一种荒谬的结构,使我们每拣起一本谈到富人的书,都会有一种直觉来预先告诉我们,看到的会是不真实的东西。即使是明智地和冷静地报道生活的人也已经把这个富人的国家写得像虚幻的仙境一般。

让我把富豪的情况告诉你吧。他们跟你我不一样。他们很早就占有财物和尽情享乐,这对他们很有一些影响,在我们严厉对待的地方他们温和,在我们加以信赖的地方他们却讥嘲;除非你生来就富有,不然的话,他们这种做法你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比我们好,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寻找生活的补偿物和庇护所。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阶层,或者降到比我们更低的地位,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好。他们跟我们不同。我可以用来描写年轻的安森·亨特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来看待,并且顽固地坚持用我的观点来写。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观点,哪怕只是一会儿,那我就完了——我能拿出来的,只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影片罢了。

二

安森是六个孩子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这六个孩子有朝一日要分享一笔为数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财产,而且已到达了懂事的年龄——是不是七岁?——正好是在本世纪初,那时候大胆的年轻妇女们已经乘着电动“汽车”,沿着五号路奔驰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他的弟弟有一位英国籍的家庭女教师,她说得一口极其清晰、利落和良好的英语,所以那两个孩子说起话来渐渐地跟她一模一样了——

他们的词句都说得利落和清晰，而不像我们说话时那样连在一起。他们说话并不完全像英国孩子，可是却有了纽约市的时髦人物所特有的一种腔调。

在夏天，这六个孩子从七十一号街的那所房子里迁移到北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大庄园里去。那不是个时髦的场所——安森的父亲要尽可能让他的孩子们早点知道时髦人物方面的生活情况。他多少有几分超越于他的本阶层，他那个阶层组成了纽约上流社会，而且超越于他那个时期，那是镀金时代的谄上欺下、已经定形的粗俗时期，他要他的儿子们养成专心的习惯，有健全的身体，而且长大后成为正派的、成功的人。他和他妻子极力小心照管他们，直到最大的两个孩子离家上学去为止，不过在大住宅里要做到这点是困难的——在我青年时期所待过的那种小房子和中等大小的房子里，那可要简单得多——我从来不曾离得太远，总是听得到我母亲的呼唤声，感觉得到她在我身边，她在赞同或者不赞同我的做法。

安森在了解到康涅狄格州村民对他表示一半勉强的美国式敬意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高人一等。跟他一起玩的那些孩子的父母老是问候他的爸爸和妈妈，而且当他们的孩子被邀请到亨特家作客的时候，他们都隐隐约约地兴奋起来。他把这种情形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跟那些在金钱、地位和权势上不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不耐烦，这种感觉在他以后的一生中一直都保存着。他不屑去跟其他的孩子们争夺领先的地位——他指望别人毫无保留地把这种地位给他，在办不到的时候，他就退回到家里去。他家是富足有余的，因为在东部，金钱还多少是一种封建的东西，一种形成氏

族的东西。而在谄上欺下的西部，金钱却使家族分裂成一伙又一伙。

在十八岁那年，他去纽黑文的时候，安森由于一向过的是学校里有条不紊的生活，已经长得身材高大结实，皮肤明净，气色极好。他的一头黄发，长得十分可笑，鼻子是钩形的——这两样东西使他显得不漂亮了——可是他自有一种富于自信的动人之处，还有一种粗犷的风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在街上打他身边经过，用不着人家告诉，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阔少爷，而且上过最好的学校。然而，就是由于他高人一等，他才不能在大学里获得成功——他的独来独往被误解为自高自大，他拒绝肃然起敬地接受耶鲁大学的标准，似乎是蔑视所有已经接受的人。所以，远在他毕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把他的生活重心转到纽约来了。

他在纽约过得悠闲自在——有他自己的房子和“你再也找不到的那种佣人”——有他自己的家，因为他脾气好，加上具有一定的能力去推动事物的进行，他很快地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还有那初进社交界的舞会，和男人夜总会里正当的男人世界，偶尔也跟一些放荡的姑娘们狂欢作乐——这种姑娘纽黑文只有在下等区才能碰到。他的种种抱负是够普通的了——其中甚至包括那无可非议的预感：他有一天会结婚，可是跟大部分青年的抱负所不同的是，他这些抱负没有蒙上一层迷雾，没有那种被分别称为“理想主义”或“幻想”的性质。安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高度聚财和高度挥霍、离婚和放荡、势利和特权组成的世界。我们大部分生命是以一种妥协来结束的——他的生命却是以妥协来开始的。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一七年夏末。那时候他刚出耶鲁

大学校门,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被卷入了系统化的战争歇斯底里。他穿着海军航空部队的蓝绿色军装来到彭萨科拉,那里旅馆的管弦乐队演奏着“我抱歉,亲爱的”,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和姑娘们一起跳舞。人人都喜欢他,尽管他和酒徒们一起逃跑,而且也不是个特别好的驾驶员,但是甚至连教官们都用一种相当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他总是用他那充满自信的、合乎逻辑的声音跟他们长谈,——这种长谈结果都是使自己或者更多地是使另一位青年军官摆脱迫在眉睫的麻烦。他爱吃喝交际,爱说下流话,劲头十足地渴望寻欢作乐,而当他爱上一个保守的、相当正派的姑娘的时候,我们全都感到意外了。

她名叫波拉·莱金德尔,是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某地的肤色黝黑、举止端庄的美人儿。她家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冬季别墅。她虽然为人古板,但是却非常受欢迎;有许多男人太自高自大,受不了女人的脾气。不过安森并不是那种人,我不能理解,对于他那敏锐的、多少有些爱讽刺的头脑,她的“真诚”有什么吸引力——“真诚”这个词很可以用来形容她。

尽管如此,他们相爱了——并且是根据她的条件。他不再参加在德·索塔酒吧间的黄昏时刻的聚会了,人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在一起,他们都在作一次长时间的、严肃的交谈,这一定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了。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那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谈,而是双方在作不成熟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说明罢了——逐渐充实谈话的那种有关感情的内容不是来自言谈,而是来自谈话的巨大的严肃性。那是一种催眠。它不时地被打断,让位给贫乏的幽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玩笑;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又重新开

始，一本正经，调子很低，用的声音正好使双方产生一种思想感情都很融洽的感觉。对任何干扰他们都要抱怨。对于拿生活开玩笑，甚至对于他们同时代人的温和的愤世嫉俗，都毫无反应。他们在继续对话的时候只感到欢乐，这种谎话的严肃性笼罩着他们，像篝火的琥珀色火光。到快结束的时候，来的是一种他们并不抱怨的干扰——开始为情欲所干扰。

说来也奇怪，安森同她一样，完全沉浸在谈话里，也同样为谈话所深深感动，然而同时也意识到他这方面许多话都言不由衷，而在那方面呢，许多却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话。起初，他也瞧不起她那感情的单纯，不过随着他爱情的发展，她的性格也变得深沉和美好起来，他再也不能瞧不起它了。他感到，要是他能进入波拉的温暖而安全的生活，他是会幸福的。两人既然相谈过好长一段时期，已经有了准备，因此就消除了任何紧张——他教会了她一些他从更大胆的女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她以一种着了迷的神圣的强烈感情回报他。一天晚上，在跳过舞以后他们同意结婚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母亲，谈她的情况。第二天波拉告诉他，她很有钱，她个人拥有一笔将近一百万美元的财产。

三

这倒恰恰像他们能够说“我们俩都一无所有；我们将在一起过日子”似的——他们不是穷而是富却同样快活。这给了他们同样的冒险精神。然而安森在四月里离开，波拉同她母亲陪他去北方的时

候，他家在纽约的地位和他们生活的规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第一次单独跟安森待在他小时候在里面玩的那几间屋子里，她心头充满了一种舒适的感情，仿佛她特别安全，受到了特别的照料。看到一些照片，像安森戴了顶便帽待在他第一所学校里，安森骑在马背上同一个迷人的被遗忘了的夏天里的情人在一起，安森在一场婚礼中待在一群欢乐的迎宾员和女傧相中间，她不由得对于他过去没有同她在一起时所过的生活嫉妒起来，他这个权威人士似乎把他这些所有物都完全总结起来，完全典型化了，使她突然想马上跟他结婚，好作为他的妻子回到彭萨科拉去。

可是并没有马上就讨论结婚——甚至连订婚都要保守秘密，直到战后再宣布。当她想到他的假期只剩下两天了的时候，她的不满足就具体化了，变成一种愿望，要使他像她一样地不愿意等待。他们正驱车去乡下吃饭，她决心当晚就一定要得出个结果来。

这时候，波拉的一个表姐跟他们一起住在里兹。她是个严肃尖刻的姑娘。她爱波拉，可也有点儿嫉妒她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订婚。她不去参加舞会，所以当波拉在慢慢地梳妆打扮的时候，就由她在这套房间的客厅里接待安森。

安森在五点钟的时候跟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痛痛快快、毫无节制地同他们喝了一个小时的酒。他在恰当的时候离开了耶鲁俱乐部，他母亲的司机开车送他到里兹。可是他失去了常态，再加上起坐间里有暖气，他马上觉得头晕起来。他知道这点，心里感到既有趣又抱歉。

波拉的表姐二十五岁，可是她特别幼稚，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她以前没见过安森，当他嘟嘟哝哝地说些奇怪的话，又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的时候，她不由得大吃一惊。直到波拉出来，她才想到，她以为是干洗军装的气味，实际上却是威士忌。可是波拉一出来就明白了；她心里只想趁她母亲还没看见安森，就把他打发走，她表姐看了她的眼神，心里也明白了。

波拉和安森下来，走到轿车跟前，发现车子里有两个人，都睡着了；他们跟他一起在耶鲁俱乐部里喝了酒，也是来参加舞会的。他完全忘了他们还在车里。在去汉普斯特德途中，他们醒了，唱起歌来。有些歌粗鲁难听，总算安森还没有说什么粗鲁话，波拉还能勉强忍住，但是她却已经羞愧和嫌恶得把嘴闭得紧紧的了。

她表姐回到旅馆里，又是困惑又是激动，把这件事想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莱金德尔太太的卧房里，说道：“他不是很可笑吗？”

“谁可笑？”

“咳——亨特先生呗。他看上去真是可笑。”

莱金德尔太太严厉地望望她。

“他怎么可笑？”

“咳，他说他是法国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

“那真是荒谬。你一定是误会他的意思了。”她含笑说道：“那是开玩笑。”

表姐固执地摇了摇头。

“不，他说他是在法国长大的。他说他一点也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不能跟我谈话。他不能跟我谈话！”

莱金德尔太太不耐烦地往别处看去，正好表姐沉思地补充说，